

# 自尊异质性研究进展

金莹, 卢宁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大量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发现自尊并非只有高低之分, 其性质不是单一的, 而是存在多种类型, 高自尊者的行为比低自尊者更为复杂, 并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高自尊: 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 而脆弱高自尊又包括防御高自尊、条件高自尊、不稳定高自尊和不一致高自尊四种形式。自尊异质性日益受到关注, 研究者们纷纷对其概念、影响因素及测量方法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 并与心理健康、人格障碍等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均说明区别讨论脆弱高自尊和安全高自尊是有现实临床意义的, 但几种自尊类型的相互关系、均衡性及概念的异质性等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关键词】** 自尊异质性; 防御自尊; 条件自尊; 不稳定自尊; 不一致自尊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5-0717-06

## Research on Heterogeneity of Self-Esteem

JIN Ying, LU Ning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more than high or low level of self-esteem but heterogeneity.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of high self-esteem is more complex than the low self-esteem, and there are at least two different types of high self-esteem: secure high self-esteem and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Defensive HSE, contingent HSE, unstable HSE and discrepant HSE all belonged t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Since the concept of heterogeneity of self-esteem was proposed, researchers have discussed the concept, influential factors, method of measurement and many other aspects, and conducted empirical studies with ment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Studies have made clinical significance clear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cure high self-esteem and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Bu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and balance of various forms of self-esteem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concepts.

**【Key words】** Heterogeneity of self-esteem; Defensive SE; Contingent SE; Unstable SE; Discrepant SE

目前, 对自尊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界定, 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研究需要, 涉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自尊<sup>[1-3]</sup>, 但最通用的自尊是指“个体对其自身整体的、全面的评价性观点”, 一个健康的自尊不仅包括用尽可能积极的方式看待自我, 更要从内心真正体验到价值感, 或者接受自己是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个体存在<sup>[4]</sup>。长期以来, 以传统观点看待自尊仅停留于简单的高低水平之分: 高自尊个体具有较好的心理适应性, 较易接纳自己, 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而低自尊个体由于厌恶自己, 或对自己感到困惑、不确定、矛盾等, 通常与抑郁、焦虑、攻击暴力行为相联系。随着攻击/欺负行为与自尊关系研究的深入, 人们才逐渐发现高自尊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 其行为也并非总是体现出积极意义。Salmivalli 等<sup>[5]</sup>通过探索三个维度自尊(自我报告的, 同辈评价的, 防御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关系, 发现防御性高自尊者更易于欺负别人, 真正高自尊者更容易反对欺负, 而低自尊者往往沦为被欺负者, 而因素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该研究用到的三种测量方法确实反映了自尊的不同维度。这也为后来 Baumeister 提出受威胁的自我中心主义(threatened egotism)

和高自尊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假说提供了支持。自尊异质性指的是自尊的性质不是单一的, 而是存在多种类型, 高自尊者的行为比低自尊者更为复杂<sup>[6]</sup>。尽管研究者们没有对这一假设做出过明确界定和系统论述, 但都同意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高自尊: 一种是相对安全、稳定、非防御, 而另一种相对脆弱、不稳定且防御<sup>[7-9]</sup>。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高自尊中, Kernis 的解释着重于心理适应性——脆弱性和不可防守性(vulnerable), 而 Jordan 等人的解释则侧重于意识水平<sup>[10]</sup>。

## 1 高自尊类型的发展

Kernis 根据高自尊可能是防御的或真诚的(genuine), 条件的或真实的(true), 不稳定的或稳定的, 外显与内隐自我价值感不一致或一致的程度, 提出了最佳自尊的理论视角<sup>[8]</sup>。最佳自尊不等于高自尊, 高自尊可能是脆弱的或安全的, 而最佳自尊应是以真诚的、真实的、稳定的、一致的高自尊为特征。高自尊个体成功时也许非常骄傲(“我是聪明的”), 但会坚决否认他们的失败(“这个测验太愚蠢了”)<sup>[11]</sup>; 或者贬低对他们价值感构成威胁的个体, 而对同一组内的陌生成员有更大的偏爱<sup>[9]</sup>; 或在成功的道路上刻意制造障碍, 以此在成功后突出他们能力特别强<sup>[12]</sup>。总之, 这类型个体灵活使用各种自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TJZ003);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DCA080145)

通讯作者: 卢宁

我保护和自我增强策略是发展和维持其高自尊的关键,这也恰好表明其高自尊本身的脆弱性,没有这些,高自尊就变成了低自尊。而安全高自尊则不同于此,安全高自尊个体尽管自身存在不少欠缺,但仍喜欢并接纳自己,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较少尝试通过自我促进或自我保护策略来支撑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这并不意味着安全高自尊个体对积极和消极结果没有情感反应,事实上,他们很可能经历了对失败的失望和对成功的兴奋,只是不会体验到完全绝望或毁灭感。

Tracy<sup>[7]</sup>认为 Kernis 关于脆弱自尊模型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没有详细、确切地描述四种形式脆弱自尊之间的相关,并且它们是否在一个更广泛的潜在结构上存在内部关联。在此基础上,Tracy 发展了一个以自恋为导向的脆弱高自尊模型,模型融入了自恋理论与研究,为脆弱自尊四种形式的相互关系、发展起源、内部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而从 Kernis 最近的一项研究<sup>[13]</sup>中也可以看出,其关于四种形式的脆弱高自尊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研究展开讨论安全高自尊与脆弱高自尊对言语防御的预测作用,涉及到不稳定、不一致以及条件高自尊,却未再单独提及防御高自尊。而在某些研究中,高自尊可能被直接描述为安全高自尊和防御高自尊两种形式。Jordan 认为,安全高自尊个体具有积极的自我观念,是安全、适应并充满自信的,其研究结果表明高外显高内隐自尊可能代表安全自尊的一种形式;高外显低内隐自尊可能代表防御自尊的一种形式<sup>[9]</sup>,而内隐自尊在 Jordan 看来可能实际上是前意识的,大部分存在于意识之外,偶尔被意识体验到,这与普遍认为内隐态度是潜意识层面的内容不太相符。

高自尊异质性假说被提出以来,关于自尊的测量方法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尤其是当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传统自我报告式的测量方法并非完全可信时<sup>[14]</sup>。Salmivalli 认为自我报告测量自尊的方法无法区分膨胀的、夸大的自我观念,或将防御性自尊从健康的高自尊中区分开来,因此其在研究中采用了自我评价、同辈评价及防御的自我中心主义问卷三种方式进行评估;关于内隐层面的自尊测量方法也较多,其中以首字母偏爱测验及内隐联想测验的使用最为广泛。当然,也有研究者质疑<sup>[15]</sup>由不同测量工具测得的不同形式的自尊其概念实质是否一致?各种高自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事实上,几种自尊形式不太可能单独存在或发挥作用,它们一定以某种规则内部相关或相互影响。

## 2 各种自尊形式及测量方法

### 2.1 不稳定自尊 (Unstable Self-esteem)

不稳定自尊指自我价值感随时间和情境的短期波动,反映即时的、基于情境的变化幅度<sup>[8,13]</sup>,如由具体事件而体验到自尊的暂时升降,这些事件可能是内部产生的(如:形成于个体与他人的早期交往中)或外部造成的(如:一个积极的评价)。具有该类型自尊的个体对日常事件有更强烈的反应,更关注不愉快人际情境中威胁自尊的方面,即使在观察者看来这些事件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毫无关联,他们仍易受外部事件的影响,这是不稳定自尊的核心特点<sup>[16]</sup>。Zeigler-Hill 将自尊

的波动定义为自我概念各部分独立结构中“潜藏的脆弱”,其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建构分离的个体自尊不如自我概念整合的个体自尊稳定,自我概念的整合将缓冲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反应,最小化状态自尊的波动<sup>[17]</sup>。与稳定自尊个体相比,不稳定自尊个体在面对日常烦恼时会体验到更大的抑郁,自我感觉更容易被日常的消极或积极事件影响,面对学习采取保护自尊而非以掌握知识为导向的学习姿态,对人际交往中的负面事件,更关注对自尊有威胁性的方面,自我概念更为贫乏,对他们的奋斗目标缺少自我决定,有过度概括特定失败消极意义的倾向<sup>[8]</sup>。而稳定高自尊个体自我价值感积极并锚定良好,基本不受特定评价性事件的影响。

关于不稳定自尊测量方法的发展。目前使用最广泛、被称之为“金标准”的是由 Kernis 等人<sup>[18]</sup>最早描述并使用的:被试多次完成修改后的 Rosenberg 整体自尊量表(主要是指导语的修改,强调特定时刻的感受,即当前的、基于情境的自尊),通常采用 10 点计分法,每日测两次,间隔 12 小时(大约 10a.m.及 10p.m.),连测 7 天左右。然后计算这些重复测量的自尊总分的标准差作为自尊稳定性的指标,标准差越大,自尊越不稳定。该测量方法提出后,被广泛运用于不稳定自尊与防御方式<sup>[19]</sup>、边缘型人格障碍<sup>[3]</sup>、偏执<sup>[20]</sup>、抑郁等领域的研究。但是,考虑到重复评估被试自尊水平可行性较小,也有研究者逐渐尝试寻找新的方法单次直接测量个体的不稳定自尊。事实上,Kernis 也曾探讨过两个特定的直接评估不稳定自尊的量表(Rosenberg 编制的 5 条目量表;Kernis 编制的特定量表)与“金标准”的相关。Kernis 的不稳定自尊自我评估方式是,被试评估他们自己认为对 RSES 每个条目的(不)同意每天将改变多少,高分表示高不稳定;而 Rosenberg 编制的 5 条目稳定性量表也用以评估“可感知的”自尊稳定性(如:你觉得你在某天对自己有一种看法,而在另一天又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吗),但统计结果表明,前者与“金标准”的相关较弱  $r=0.22$ ,后者更弱  $r=0.13$ 。

对此,Chabrol 认为,Kernis 与 Rosenberg 的不稳定自尊量表的局限也许是因为,他们通过直接询问被试自身感知到的状态自尊水平的改变来评估自尊的不稳定性,这种指导语带来的认知复杂性降低了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考虑到一个特别用来评估不稳定自尊信效度良好的问卷对临床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意义,Chabrol 等人<sup>[21]</sup>编制了一个 4 条目的不稳定自尊量表(Instability of Self-esteem Scale,ISES),信效度良好。同时,该量表还能较好地地区分性别差异、抑郁与非抑郁症状及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状。

### 2.2 条件自尊 (Contingent Self-esteem)

Deci 和 Ryan 对条件自尊的看法是,自尊是否依赖于特定结果或其成就,对自己的感受取决于是否符合某些优秀标准或不辜负某些人际的或内心的期望;Crocker 则认为任何人的自尊都是条件性(contingent)的,其差异仅在于所依赖的领域不同。对于拥有条件自尊的个体,表现欠佳也许会触发无能感、羞耻感以及无价值感,因此,他们将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痛苦经历,即使扭曲其表现或贬低负面反馈的来源。换言之,条件高自尊的自我价值感也许由于需要持续的支持和验证

而导致锚定不良(not well-anchored)<sup>[13]</sup>,正如 Deci 和 Ryan 强调的,持续验证的需求驱动个体去实现更大的成功,成功不再,自尊不再。对他们而言,追求与维持积极自我关注通常会变成引导其思维、感觉及行为的“首要准则”。如,学业表现优秀的大学生获悉被研究生院拒绝时,他将体验到整体自我价值感的下降<sup>[22]</sup>,或当高条件自尊个体受到侮辱性评估的威胁时,他们会通过愤怒和敌意来应对这种威胁<sup>[8]</sup>。也有研究者提出,条件自尊来源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和防御方式,当条件出现时,个体会体验到骄傲自豪的感觉,自尊随之升高;而当条件不存在时,个体又体验到羞耻感,自尊下降<sup>[7]</sup>。与此相反,真正高自尊则基于能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局限,并能很好地接纳它们<sup>[4]</sup>。这种高自尊类型个体可能会感到失望、悲伤或恼怒,但不太可能有毁灭感或暴怒的情绪体验。

目前,对条件自尊的研究和测量相对较少。Paradise 和 Kernis 最早编制了条件自尊量表(The Contingencies of Self-Esteem Scale)<sup>[23]</sup>,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使用该量表考查了条件自尊在预测被自我威胁唤醒的愤怒强度中所起的作用。Crocker 等人编制的自我价值感条件量表(The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Scale)也被用来测量条件自尊,该量表对大学生自尊的 7 个来源进行了评估:学业,外形,他人的赞同,竞争,家庭支持,上帝的爱以及美德,可预测大学生如何度过他们在大学的第一年时光<sup>[24]</sup>。最近,Bos 等人<sup>[25]</sup>在其关于青少年精神病理学症状的研究中,又采用了一个新的量表(Burwell 和 Shirk 于 2003 年编制 The self-worth contingent questionnaire)测量青少年条件自尊。国外关于条件自尊的研究尚少,尤其缺乏对各种测量工具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国内除在少数研究中可见 Paradise 编制的条件自尊量表的使用,另外两个量表尚未见到介绍。即使同样采用 Paradise 的量表,各研究者对其反应的内容仍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槐玲玲<sup>[26]</sup>用其测量附属高自尊,夏敏<sup>[27]</sup>则认为其反映的是自尊的不稳定性,杨晓慧等<sup>[28]</sup>将其翻译为权变性自尊量表测量自尊的权变性。

### 2.3 防御自尊(Defensive Self-esteem)

防御自尊的发现和提出较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Schneider 及 Turkat<sup>[29]</sup>最先将其描述为潜藏的消极自我感觉与公开表现的积极自我感觉的结合体;Harder 认为其是扩张的、浮夸的自我观结合无意识的或较少意识的低自尊;Jordan 则直接将高外显低内隐自尊当成防御自尊的一种<sup>[9]</sup>。这些个体的积极自我观念是脆弱并易受到威胁的,体验到自我怀疑的同时,害怕失去自尊,这导致他们狂热地去提高或保护他们的外显高自尊,表现出更多防御行为,甚至以攻击或暴力行为来反应。

概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测量方法,传统区分防御高自尊和真诚高自尊的方法是通过被试对社会期望量表(MCSD)的反应,结合其整体自尊水平(RSES)进行。MCSD 得分高表明个体不愿公开承认负面的自我特点或消极行为,若个体明显不愿意坦承他/她可能具有的特性,高自尊水平连同高社会期望得分可能反应防御高自尊;而高自尊连同低社会期望得分可能反应真诚高自尊。Schneider 与 Turkat<sup>[29]</sup>采用 MCSD 考查了个体在成功或失败后的自我表征,结果发现,与真诚高自

尊个体相比,防御高自尊个体在对消极信息进行反应时表现更加激烈,而在应对积极信息时,二者无显著差异;防御高自尊个体对失败的反应是努力尝试获得赞同,而真诚高自尊个体对失败无防御性反应。

除此之外,Salmivalli 采用同伴评定、自我报告测量整体自尊,同时测量个体的防御性自我中心主义的方法,区分健康的和不健康的高自尊,若三者得分都高则为防御性高自尊,反映的是夸大的、自恋的自我观念<sup>[5]</sup>;Baumeister 认为防御性高自尊是印象整饰和自我欺骗之间的区别,若个体在整体自尊和自我欺骗量表上得分都很高则表现为防御性高自尊;Sandstrom 与 Jordan<sup>[30]</sup>在讨论儿童的防御自尊及攻击性一文中,将高外显低内隐自尊视为防御自尊,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结合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儿童的防御自尊;而在国内研究中,张荣娟等<sup>[31]</sup>则采用 RSES 结合 MCSD 从防御高自尊的角度比较大中学生人际冲突解决方式,证明了防御高自尊的存在。目前,研究者们根据研究需要及各自对防御自尊的理解,发展出诸多不同测量方法,此也许是导致众多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

### 2.4 不一致自尊(Discrepant Self-esteem)

不一致自尊主要指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不一致,可以表现为高外显低内隐自尊(脆弱自尊)<sup>[2,8]</sup>或低外显高内隐自尊(受损自尊)<sup>[2]</sup>两种形式,同时,不同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系统中内隐和外显自尊所占比重也不同<sup>[32]</sup>。杨福义等分别构建了关于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两维结构模型和单维结构模型,对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进行估计,证实了内隐外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结构<sup>[33]</sup>。外显自我观念的形成基于对自我相关的反馈和信息有意识的逻辑分析,并与复杂的归因过程相关;而内隐自我观念也许直接起源于自动的、整体的、直观的情感体验,并与个体气质相关<sup>[34]</sup>。当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一致时,直接体验到内隐自尊没什么消极后果;但当外显与内隐不一致,尤其内隐更为消极时,个体会体验到其低内隐自尊中无法说明的消极自我感受,或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不断怀疑<sup>[9]</sup>。内隐自尊调节着消极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sup>[35]</sup>,拥有高内隐自尊也许有助于低外显自尊个体对抗消极的自我相关态度和信念<sup>[34]</sup>,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可能恰好反映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并激活冲突行为图式和矛盾情绪,甚至可能因此产生冲突行为倾向。

关于外显自尊的测量主要是自我报告法,普遍采用的是 Rosenberg 自尊量表,而测量内隐自尊的方法则较多,其中以首字母偏爱测验(IPT)<sup>[2,34]</sup>和内隐联想测验(IAT)<sup>[9,26,32,35]</sup>最为常用,在 Bosson 选择的 7 种内隐自尊测量方法中,IAT 有着最高的重测信度( $r=0.69$ )。它是 Greenwald 等人<sup>[36]</sup>提出的一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测量指标是反应时。其中,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IAT 主要是通过考察被试在相容与不相容反应时之间的差别,来实现对内隐态度的测量。



### 3 各种自尊形式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由不同测量工具测得的几种自尊形式不太可能单独存在或单独发挥作用,它们一定是以某种规则内部相关或相互影响。吴明证关于自尊水平与自尊稳定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外显自尊通过在乎错误这一中介影响自尊稳定性,而影响自尊稳定性的间接效应大小取决于内隐自尊的高低<sup>[16]</sup>。挫折和失败可能导致通常隐藏着的较少意识参与的自我怀疑浮出意识层面,外显积极自我看法立即改变,高自尊出现波动,个体采取各种防御方式想方设法以维持他们往常的积极自我看法,从而形成防御高自尊<sup>[9]</sup>。防御过程和自我表征的分离有助于条件自尊的形成,条件自尊转而导致自尊随时间的波动,即不稳定自尊;内隐与外显自我表征的差异也将促进不稳定自尊的形成,类似水即将沸腾时,消极自我表征及与此相关的羞耻感冒出意识层面。Tracy 将此四种脆弱自尊形式描述为一个内部因果相关的系统,并深深嵌入到个体生活史的广泛情境及人格机能中<sup>[7]</sup>。

与此不符的是 Kernis 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社会期望量表测得的防御自尊与自尊不稳定性无显著相关,防御高自尊与不稳定高自尊、条件高自尊之间没有发现实证研究的重叠,也没有数据证明防御高自尊是否是低内隐自我感觉的意识“关键”。Kernis<sup>[8]</sup>认为防御高自尊与自尊稳定性的结构相对立,同时具有防御高自尊和不稳定自尊的个体较难出现;甚至防御高自尊与条件高自尊或高外显低内隐自尊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也较小。然而,内隐自尊对稳定自尊和条件自尊可能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如,不良的内隐自尊也许促进个体采用条件自尊作为对付他们脆弱的外显高自尊方式。同样地,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也许会促进不稳定自尊,无意识消极感受的负面潜在力量会导致个体向外的自我验证;相反,具有条件高自尊或不稳定高自尊的个体也许对激活积极和消极内隐自尊的情境操纵更为敏感。由于概念界定和测量方法各异,研究者关于不同自尊形式之间关系的看法可能存在差异,然而,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基于坚信高自尊并非一个单维结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 4 自尊异质性的相关研究

#### 4.1 自尊异质性的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自尊异质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田录梅等<sup>[10]</sup>最早以高自尊异质性为主题,综述了国外关于不同类型高自尊的界定及测量等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张丽华等<sup>[15]</sup>补充论述了高自尊异质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纳入国外关于脆弱高自尊的一些实证研究;而王曼等<sup>[37]</sup>则从自尊异质性角度讨论了人格障碍症状维持和发展的国外研究进展。

张荣娟等<sup>[31]</sup>从防御高自尊的角度比较研究了大学生的人际冲突解决方式,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结合社会期望量表证明了防御高自尊的存在;杨昭宁等<sup>[38]</sup>采用测量不稳定自尊的“金标准”研究了内隐与外显不一致高自尊与自尊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夏敏<sup>[27]</sup>关于大学生自尊稳定性与攻击性的研究中使用 Kernis 编制的条件自尊量表测量不稳定自尊,并得

出男生自尊比女生更稳定,自尊越高,攻击性越弱,自尊越稳定,攻击性越弱等结论;而槐玲玲<sup>[26]</sup>对内隐自尊调节作用下高自尊异质性的研究,首次同时涉及到四种不同脆弱自尊形式。在四种脆弱自尊中,国内研究最多的应属不一致自尊。

常丽等<sup>[39]</sup>通过操纵被试在不同认知负荷条件下进行外显自我评价,同时用 IAT 测量被试的内隐自尊,证明了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以及内隐自尊具有无意识性和自动化的特点;吴明证等<sup>[39]</sup>运用 RSES、IAT、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健康诊断测验等测量工具,研究了中学生自尊结构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冯建英等<sup>[40]</sup>用 SCL-90 探讨了大学生中外显内隐自尊的差异以及不同组合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除了有关内隐外显自尊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不一致自尊的研究也逐渐发展到抑郁症领域;高翔等<sup>[41]</sup>运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和 IAT 研究了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特点;而席明静等<sup>[42]</sup>对抑郁症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尊水平与正常人的内隐自尊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内隐自尊高于外显自尊的倾向和不稳定的自尊特征可能是抑郁症发作的重要原因。

#### 4.2 自尊异质性在人格障碍领域的研究

一个对自我有消极内隐联想的个体,可能由于在童年早期与其照看者的关系令人不安,但由于后来在同龄人中不断获得成功或很受欢迎,便形成了一个整体积极的外显自我概念,该个体也许将维持外显-内隐的不一致直到成年,并表现出相应的特定人格及行为倾向,间接揭示他/她的潜在低自尊。近年来,从自尊异质性视角理解人格障碍症状日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发现一些人格障碍症状,如自恋、偏执、边缘、强迫、回避等与脆弱自尊这一心理变量存在着密切联系,对此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

Tracy 等<sup>[7]</sup>认为自恋者的自尊规则是对抗过度羞耻感的防御方式,他们更多采用一种防御的自我调节:通过将消极自我意象保持在内部以最小化羞耻经验,通过维持和扩大积极自我意向来最大化骄傲经验。自恋者被认为同时拥有意识层面的积极自我看法和无意识层面的显著自我怀疑。Jordan 等<sup>[9]</sup>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恋水平取决于他们外显和内隐自尊的一致程度,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表现出最高水平的自恋以及最高水平的自我欺骗。

强迫型人格个体无法容忍不确定性,会采取各种策略以避免错误,Beck 认为这些策略来自于对自我和他人的潜在臆断 (assumptions),临床上观察到的患者通常很难表达出这些策略的潜在原因。Weertman 等人<sup>[43]</sup>采用语义西蒙范式 (Semantic Simon Paradigm) 和首要语义范式 (Semantic Prime Paradigm) 对非临床诊断但强迫型人格障碍 (OCPD) 得分高组和低组被试进行内隐联想研究,希望可以帮助治疗师直接治疗并使 OCPD 患者意识到他们的潜在信念,从而改变这些信念。研究发现,OCPD 高分者确实表现出特定内容 (涉及到 OCPD 的一些特质及信念) 的自动联想,在相容任务中感觉简易、舒适;同时,研究中还发现内隐指标比外显信念更有助于预测 OCPD。

Thewissen 等<sup>[20]</sup>用两种不同方式调查了自尊与偏执之间

的关系:研究一发现偏执特性与低自尊的高不稳定性相关;研究二发现偏执加重与自尊降低相关,其结果表明偏执个体不仅有低自尊特点,而且自尊波动很大,自尊的波动可以用来预测偏执程度。Raes 等<sup>[1]</sup>在青少年样本中调查了偏执和自尊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与偏执的相关中,自尊的不稳定性比自尊水平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偏执个体的自尊将非常不稳定。

宋东峰<sup>[32]</sup>在对大学生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相关病理心理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BPD 大学生被试的外显自尊遭到显著破坏,但内隐自尊相对完好;在其自尊结构中,内隐成份所占比重高于外显成份;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程度越明显,临床症状可能越严重。Vater 等<sup>[2]</sup>则发现,单一的外显自尊与临床症状无明显相关,内隐自尊调节着外显自尊与 BPD 症状之间的关系,内外自尊不一致有显著的临床意义,它与 BPD 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高内隐 BPD 患者也许有着与现实不匹配的高内隐理想标准,而患者对自身的攻击行为也许不仅仅是为降低内部紧张感而进行的尝试,可能还作为没有达到内隐理想标准的自我惩罚,因此,受损的自尊(低外显高内隐)也许还伴随着自杀意念和准自杀行为。Zeigler-Hill 等<sup>[3]</sup>对 BPD 与不稳定自尊的研究发现,BPD 个体具有不稳定低自尊以及高且不稳定的消极情感,具有自尊和情感排斥的 BPD 个体对日常人际压力的反应也是不稳定的。

回避型人格障碍(AVD)个体往往存在大量的负性生活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可以在意识层面形成负性自我认知,产生低水平的外显自尊。叶刚等<sup>[44]</sup>探讨了 AVD 大学生外显自尊、内隐自尊的特点及对 AVD 的可能预测作用,发现与正常大学生相比,AVD 大学生外显自尊较低而内隐自尊没有明显改变,而低外显自尊可能是 AVD 的核心表现之一,并影响其情感体验。

## 5 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尽管关于个体自尊及其思想、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广泛研究,但部分结果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这可能与各研究者对自尊异质性的理解各异,采用的研究工具也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而不同有关。在未来研究中,有必要考虑以下研究方向:①各类型自尊概念的异质性。四种自尊形式究竟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不同表现,还是不同的独立心理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②不一致自尊与防御自尊的区分。Jordan 等认为,高外显高内隐是代表安全的自尊,而高外显低内隐则代表防御高自尊的一种形式;Schneider 等认为内藏的消极自我感受和公开表现的积极自我感受的结合就是防御高自尊;而 Kernis 则提出,防御高自尊与不一致高自尊同属脆弱高自尊的不同形式,是高自尊群体的一个子集。③条件自尊与不稳定自尊的区分。④注意不同自尊类型在心理健康及人格障碍领域中研究的均衡性。到目前为止,研究多集中在不稳定高自尊与不一致高自尊的相关研究,而对防御高自尊和条件高自尊的关系探索较少,且鲜有研究者涉猎除边缘、偏执、自恋型人格障碍外的其它类型人格障碍与自尊结构的关系研究,此亟待补充和完善。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自尊异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显内隐自尊,鲜见其它自尊形式的研究,更缺乏对不同类型自尊的综合考查。因此,可能造成对几种自尊形式的混淆或概念模糊,从而影响其测量及评估,导致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及推广程度受到限制。同时,将脆弱高自尊这一概念引入到人格障碍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仅宋东峰<sup>[32]</sup>尝试探索了边缘型人格障碍大学生内隐外显自尊特点及其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关系,叶刚<sup>[45]</sup>讨论了回避型人格障碍大学生内隐外显自尊的特点,还需更多实证研究来验证其结果,并考查不同型别人格障碍者不同自尊形式的特点及可能的作用机制。

## 参 考 文 献

- 1 Raes F, Gucht DV. Paranoia and instability of self-esteem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47: 928-932
- 2 Vater A, Schröder-Abé M, et 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are linked to symptom severity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010, 41: 357-364
- 3 Zeigler-Hill V, Abraham J.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Instability of self-esteem and affect.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6, 25(6): 668-687
- 4 Salmivalli C. Feeling good about oneself, being bad to others? Remarks on self-esteem, hostili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1, 6: 375-393
- 5 Salmivalli C, Kaukiainen A, Kaistaniemi L, et al. Self-evaluated self-esteem, peer-evaluated self-esteem, and defensive egotism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s' participation in bullying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25(10): 1268-1278
- 6 Baumeister RF, et al.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03, 4(1): 1-44
- 7 Tracy JL, Robins RW. Death of a (Narcissistic) Salesman: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fragile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3, 14: 57-62
- 8 Kernis MH.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3, 14(1): 1-26
- 9 Jordan CH, Spencer SJ, et al. Secure and defensive high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969-978
- 10 田录梅,张向葵.高自尊的异质性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5): 704-709
- 11 Fitch G. Effects of self-esteem, perceived performance, and choice on caus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0, 16(2): 311-315
- 12 Tice DM. Esteem protection or enhancement? Self-handicapping motives and attributions differ by trait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0(5):

- 711-725
- 13 Kernis MH, Lakey CE, Heppner WL. Secure versus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as a predictor of verbal defensiveness: Converging findings across three different mark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8, 76(3): 477-512
- 14 倪凤琨. 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5, 13(1): 66-71
- 15 张丽华, 李红霞. 高自尊异质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研究*, 2009, 2(3): 44-48
- 16 吴明证, 梁宁建, 等. 自尊水平与自尊稳定性的关系: 完美主义的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2008, 14(4): 324-329
- 17 Zeigler-Hill V, Showers CJ. Self-structure and self-esteem stability: The hidden vulnerability of compartment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7, 33(2): 143-159
- 18 Kernis MH, Cornell DP, et al. There's more to self-esteem than whether it is high or low: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5(6): 1190-1204
- 19 Zeigler-Hill V, Chadha S, Osterman L. Psychological defense and self-esteem instability: Is defense style associated with unstable self-estee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8, 42: 348-364
- 20 Thewissen V, Bentall RP, Lecomte T, et al. Fluctuations in self-esteem and paranoia in the context of daily lif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8, 117: 143-153
- 21 Chabrol H, Rousseau A, Callahan 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scale assessing instability of self-esteem.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2006, 38(2): 136-141
- 22 Crocker J, Luhtanen RK, et al. Hopes dashed and dreams fulfille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nd admissions to graduate scho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 1275-1286
- 23 Paradise AW, Kernis MH.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gent self-esteem scale. Unpublished data.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99
- 24 Crocker J, Luhtanen RK, et al.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in college student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894-908
- 25 Bos AR, Huijding J, et al. Global, contingen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and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8: 311-316
- 26 槐玲玲. 内隐自尊调节作用下高自尊异质性的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2007
- 27 夏敏. 大学生自尊稳定性与攻击性相关研究. 西南大学, 2009
- 28 杨晓慧, 张林. 高自尊的异质性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 *宁波大学学报*, 2011, 24(2): 129-132
- 29 Schneider DJ, Turkat D. Self-presentation following success or failure: Defensive self-esteem mode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5, 43(1): 127-135
- 30 Sandstrom MJ, Jordan R. Defensive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in childhoo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8, 42: 506-514
- 31 张荣娟, 李文虎, 等. 不同自尊的大学生防御方式及其人际冲突解决方式的比较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3: 108-111
- 32 宋东峰. 大学生边缘型人格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病理心理因素研究. 苏州大学, 2009
- 33 杨福义, 梁建宁. 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多重内隐测量的视角. *心理科学*, 2007, 30(4): 785-790
- 34 Bosson JK, Brown RP, Zeigler-Hill V. Self-enhancement tendencies among people with high explicit self-esteem: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Self and Identity*, 2003, 2: 169-187
- 35 吴明证, 杨福义. 自尊结构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3): 297-299
- 36 Greenwald AG, Farnham S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measure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6): 1022-1038
- 37 王曼, 陶嵘, 等. 新的视角: 从脆弱高自尊看人格障碍症状.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7): 1141-1146
- 38 杨昭宁, 槐玲玲, 等. 内隐和外显不一致自尊与自尊不稳定性的关系. *心理科学*, 2009, 32(6): 1352-1354
- 39 常丽, 杜建政. IAT 范式下自尊内隐性的再证明. *心理学探新*, 2007, 27(1): 61-64
- 40 冯建英, 杜学元, 等. 内隐、外显自尊分离状况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9, 5: 92-96
- 41 高玥, 陈图农, 等. 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尊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4): 426-428
- 42 席明静, 张月娟, 等. 抑郁症患者内隐自尊及其稳定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11): 756-758
- 43 Weertman A, Arntz A, Jong PJ, et al. Implicit self- and other-association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trai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8, 22(7): 1253-1275
- 44 叶刚, 姚方敏, 等. 回避型人格障碍大学生的自尊与情感.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2): 141-145

(收稿日期: 2012-01-24)